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成公全書

(一)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全公成文王

(一)

著仁守王

書叢本基學國

王文成公全書序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爲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爲別錄。爲外集。爲續編。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爲年譜。爲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首脩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爲書。懼夫四方之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歛而爲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於於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旣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廄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因亦可以見矣。惟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

有知。雖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于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觀道之全也。謝君之爲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爲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叅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爲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勤以公爲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序。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徵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旣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効。閩粵之簞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霄。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夷。兩廣旋致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而旌伐。追曲江之歿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諡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

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新 建 侯 文 成 王 公 小 像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孰育夫子之形。孰傳夫子之神。形有涯而有盡。神無方而無垠。孰亡孰存。孰疎孰親。萬物皆備於我而自足。千聖不離于心而可馴。反身而觀。見夫爛然者。不容以毀。是謂本來面目。庶幾不失夫子之真。

門人王繼百拜贊

舜江濤祥。禹穴炳靈。良知一振。羣寐咸醒。接溫聽厲。尙及典刑。仁爲己任。勿謂丹青。

門人鄒守益百拜贊

昔侍師顏。相承以心。師既逝矣。相證以言。惟日究乎精微。見師造之淵泉。未酬師志。何以假年。懼惟日之不足。庶相屬乎後賢。

門人錢德洪百拜贊

思自孩童。卽聞至教。言詞動履。並皆心妙。學問由成。中和體効。功業所就。仁義肯要。千聖一心。良知孔竅。俯仰古今。至誠合道。

姪子正思百拜贊

翁貌不凡。翁性不羈。掀天揭地。電掣風馳。謀猷所立。固非人之所可及。而淵源所自。直擬上邇于孔尼。眞當朝柱石後。世表儀。山河同誓。日月增輝。不肖垂髫。撫恤提攜。耿耿不昧。猶憶英威。

姪子正愚百拜贊

舊序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旣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旣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鄒守益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哀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

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汴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卽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呼。今

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自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尙。始有所倚。不倚不尙。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廖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錢德洪撰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羣物以遊。熙熙如是。是謂之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曉曉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閏起而異之曰。是將奮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

知自拔於俗矣。尙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掇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尙未免於俗習焉。並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證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證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湮。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證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卽是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緝閱。烝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扇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扇鑰之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

門人王畿譔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培植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勗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後學徐階譔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啓予。問序於階。階曰。先生之文。非淺溥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汨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發

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礙，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汨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大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顧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爲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之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旣指夫俗與空者常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爲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至其自任闡先聖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侯請，僭爲之序。嗚呼！觀者其尙亮階之志也夫。

刻文錄序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爲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領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哀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領表抵蒼梧。取道荆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

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卽。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覩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却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羅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

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旣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真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尙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踪跡尙寥落。旣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味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悞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

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略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僞爲，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縱然都做得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嘆曰：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瑩，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非汲汲無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所寄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訕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卽進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譬效無聞，饑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卽。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爲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潞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